

傷寒論今釋

傷寒論今釋目錄

卷一

太陽上篇

迄第一條
三十二條

桂枝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甘草乾薑湯

調胃承氣湯

四逆湯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白虎加人參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藥甘草湯

卷二

太陽中篇之上

迄七十三條

葛根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麻黃湯

葛根加半夏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乾薑附子湯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桂枝甘草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茯苓四逆湯

五苓散

茯苓甘草湯

卷三

太陽中篇之下

起八百三十四條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乾薑湯

小柴胡湯

小建中湯

大柴胡湯

柴胡加芒硝湯

桃核承氣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桂枝加桂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抵當湯

抵當丸

卷四

太陽下篇之上

迄百三十五條

大陷胸丸

大陷胸湯

小陷胸湯

文蛤散

白散

柴胡桂枝湯

柴胡桂枝乾薑湯

半夏瀉心湯

十聚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卷五

太陽下篇之下

起百六十七條迄百八十六條

赤石脂禹餘糧湯

旋復代赭湯

桂枝人參湯

瓜蒂散

白虎加人參湯

複出

黃芩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黃連湯

桂枝附子湯

去桂加白朮湯

甘草附子湯

白虎湯

炙甘草湯

卷六

陽明篇

起二百八十七條
迄二百六十七條

大承氣湯

猪苓湯

茵陳蒿湯

麻子仁丸

麻黃連轺赤小豆湯

少陽篇

起二百六十八條
迄二百七十六條

小承氣湯

蜜煎

吳茱萸湯

梔子蘖皮湯

卷七

太陰篇

起二百七十七條
迄二百八十四條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黃湯

少陰篇

迄三百二十九條

麻黃附子細辛湯

黃連阿膠湯

附子湯

桃花湯

甘草湯

猪膚湯

桔梗湯

苦酒湯

白通湯

半夏散及湯

真武湯

白通加猪膽汁湯
通脈四逆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卷八

厥陰篇

迄三百三十六條

烏梅丸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麻黃升麻湯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

白頭翁湯

霍亂篇

迄三百八十七條

四逆加人參湯

理中丸

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

陰陽易差後勞復篇

迄四百三十九條

燒裈散

枳實梔子湯

牡蠣澤瀉散

竹葉石膏湯

傷寒論今釋卷四

川沙 陸彭年 濡雷 撰述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何謂藏結以下。趙刻本爲別一條。今從成本合之。此條意欲辨結胸藏結之異。然非仲景文字。何以知之。凡傷寒金匱中。設爲問答。及稱師曰者。非辭旨淺薄。卽謬於病理。與全書不類。此條亦設爲問答。一也。王叔和最迷信脈法。故名其書曰脈經。仲景則詳於證。而略於脈。此條言脈獨詳。二也。結胸之病。苦楚殊甚。而輕輕以按之痛三字了之。試問胸部按之痛者。果皆爲結胸矣乎。三也。若夫藏結。乃是死證。百七十五條有明文。與結胸無相似處。今與結胸相提並論。辨其異同。且曰如

結胸狀四也。假令藏結果如結胸狀亦當苦楚不能食而曰飲食如故五也。以是五者知非仲景之言矣。

元堅云。結胸者何。飲邪相結。以盤踞胸堂。遂及心下是也。蓋陽明之類變。而其證更有等差。案謂大陷胸湯丸及小陷胸等輕重不侔也。藏結者何。陰寒上結。如結胸狀是也。此亦太陰之類變。

乃與寒實結胸

百四十條九

相似而有異。蓋深痼沈著。宗氣亦衰。故不任攻下。要錯

惡最極者也。此證僅二條。難精其義。然既名藏結。則其病深重可知。且以理推之。

寒實結胸有痰涎相得。藏結則似無痰涎。唯是寒結勢逼君主者乎。吳氏削飲食

如故時時下利八字。蓋飲食如故一句難解。待攷淵雷案。小丹波釋結胸。是矣。其

說藏結。不據百七十五條。而據本條及次條後人沾入之文。多作模棱之語。蓋篤

守注不破經之例。不敢質言傷寒論中真偽雜糅。遂不恤囁嚅其詞。亦賢者之一

蔽也。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

一云不熱寒

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元堅云。舌上白胎滑者。舌上胎滑者。就二者字視之。則似藏結有胎不白滑而黃潤者。又似有有陽證。往來寒熱。其人躁者。寒凝豈有此等證狀。然則二者字當虛講。淵雷案。此條亦非仲景文字。古人以府爲陽。藏爲陰。旣名藏結。當然陰證。其曰無陽證不往來寒熱。猶無語病也。然陰證本靜。而曰反靜。又著一者字。乃似無陽證云云。不過藏結之一種。而別有有陽證之藏結者。此何說也。小丹波爲之斡旋。乃云者字當虛講。不知如何虛法。

山田氏云。右三條。

問曰一條本爲二條故也

王叔和敷衍之文。劉棟以爲後人之言。是也。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汗出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痞下。成本玉函並無也字。原注一作汗出者。千金翼作汗之。

錢氏云。發於陽者。邪在陽經之謂也。發於陰者。邪在陰經之謂也。反下之者。不當下而下也。兩反下其義迥別。一則以表邪未解。而曰反下。一則以始終不可下。而

曰反下也。因者。因誤下之虛也。

山田氏云。陽言結胸。陰言痞。互文言之。其實陰陽皆有痞有結胸也。言熱入而不言寒入者。以結胸得諸外來之邪。痞得諸心氣之結也。言所以成結胸。而不言所以成痞者。以結胸多得諸下早。而痞則不然也。其所謂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者。如太陰篇首條是也。痞。否也。氣結而否塞之名。周易否卦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又云。天地不交。否。痞名蓋取諸此矣。釋名云。痞。否也。氣否結也。病源云。痞者。心下滿也。字彙云。痞。氣隔不通也。皆是也。故無脹無痛。但心下妨悶。而不知饑。亦不欲食也。非若結胸之有物而且鞶且痛也。按痞與結胸。同是心下之病。惟由其氣結與水結。以別之名已。成無己方有執諸人。皆以胸中心下爲之分別。非也。再按。凡傷寒不可下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者。是理之常。固不足怪也。其邪自解於外。而內更生痞病者。何也。蓋以表邪有盛不盛。下劑有峻不峻。今邪自解於外。而內更生痞病者。以邪氣本微。而攻之太峻也。

元堅云。此所謂陰陽。殊爲難解。張氏旣疑之。秦氏傷寒大白以爲表熱之輕重。亦未鬯。軒邱案日人軒邱寧熙字世緝嘗謂此蓋虛實已。當時不詳其說。今推之意。蓋言就太陽中分其人虛實。其人實有飲邪激甚。故作結胸。其人虛有飲邪激微。故作痞。所釋如是。亦頗覺穩貼。

淵雷案。結胸之病。其人膈上本有水飲。因誤下太陽。熱陷於裏。與水相結。遂成惡候者也。痞卽胃炎。本無水飲。其成也。有由於誤下太陽者。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百六十條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百五十一條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百七十二條皆是也。有由於誤下少陽者。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云云。若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百五十條是也。亦有不因誤下。自然而成者。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百六十一條是也。然未有由於誤下陰證者。陰證誤下。當爲亡陽虛脫。豈但痞而已乎。此條云。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明明錯誤。山田氏知痞之多。

由於誤下太陽。是矣。乃云誤下陰證亦有結胸與痞。仍誤。小丹波知所謂陰陽之難解。而推軒岐之意。謂陰是其人虛。豈知虛證傷寒。即是少陰。又何必易陰陽爲虛實耶。要之。此條於文字上整然爲兩扇。於病理上殊不覈實。大類和叔文字。小丹波諸君。於論中可疑之處。慣作模棱之解。固無足怪。山田發奸辨僞。最爲有識。獨於此條不致疑。何也。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症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症。玉函脈經俱作症。是也。柔症卽桂枝加葛根湯之證。詳金匱今釋。元堅云。大陷胸丸證。是飲邪併結。稍輕於大陷胸湯證。然勢連甚於上者也。項強殊甚。其狀似痙。但非如剛痙之背反張。故云如柔症狀。柯氏云。頭不痛而項猶強。不惡寒而頭汗出。故如柔症狀。山田氏云。凡結胸有熱者。宜用大陷胸湯下之。其無熱者。宜用大陷胸丸下之。論云。過經讞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而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承氣湯條可見丸方本爲無熱者而設矣。淵雷案。有熱之結胸。多由誤下太陽。

而成。是傷寒之變證。無熱之結胸。則非誤治所致。乃是慢性雜病。本論俱稱結胸而類列者。以其方證略同故也。於此可知傷寒論中正多雜病方。又可知國醫之分科。不從病而從方證也。

和久田氏云。胸骨高起。心下亦按之鞭而不痛。常項背強。俗稱鳩胸。亦所謂龜胸也。此證多得之胎毒。非一時之劇證。案謂非急性病也故無伏熱。或手不可近之痛。論曰。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症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凡攻胎受之病。或血塊等陳瘤之證。湯藥反不能攻其結毒。故以丸藥治之。是故所謂龜胸。及症癧等胎毒。其毒漸增。致成傴僂。則終身廢疾。皆大陷胸丸所治也。然此方攻擊之劑。不可日日用之。是當審其外證。每日用小陷胸湯。旋復花代赭石湯。半夏厚朴湯。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之類。湯本氏云。小陷胸大柴胡湯之證最多。加以灸灼。隔五日七日。以大陷胸丸攻之。

大陷胸丸方

大黃

半斤

葶藶子

半升

芒消

半升

杏仁

半升去皮

右四味。擣篩二味。內杏仁芒消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擣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禁如藥法。

金鑑云。大陷胸丸。治水腫腸澼初起。形氣俱實者。

方極云。大陷胸丸。治結胸。若項背强者。

類聚方廣義云。東洞先生晚年。以大陷胸湯爲丸用之。猶如理中抵當二丸之例。

瀉下之力頗峻。然至如毒聚胸背。喘鳴欬嗽。項背共痛者。此方爲勝。

謂大陷胸丸也

又云。治痰飲癥。心胸痞塞結痛。痛連項背臂膊者。或隨其宜用湯藥。兼用此方。亦良。

淵雷案。葶苈杏仁甘遂。皆爲逐水藥。而甘遂最峻。其力遍於全身。葶苈較緩。其力限於胸部。浮腫清涕。欬逆喘鳴者。用葶苈之證也。杏仁之效用。略如葶苈。而性則尤緩。結胸爲水結之大病。故合三味以逐水。佐之以消黃者。引水毒使排泄於大

腸。佐之以白蜜者。所以助藥毒也。前賢於白蜜甘草。每謂藥力太峻。以此緩之。雖然。果嫌藥力太峻。何不小其劑。減其味。而乃以他藥緩之耶。且如甘草粉蜜湯。草蜜之外。僅有一味粉。亦將謂粉之力太峻。而以草蜜緩之耶。斯不然矣。又案本證水毒之所結。未能確知在何處。然多半不在肺中。惟肺病之由於水毒者。亦用葶苈杏仁。說者遂以葶苈杏仁爲肺經藥。市醫遇上氣喘促之病。不問是否水毒。輒用葶苈。爲害甚多。不可不戒。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結胸是水熱相結在裏。故當用陷胸湯丸下之。脈浮大。則表熱猶盛。恐其乘虛入裏。相結更甚。故不可下。山田氏以爲可與小陷胸湯。愚謂解表藥兼用小陷胸可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山田氏云。悉具者。表證皆去。而脈不浮大。心下鞭滿而痛。其脈沈緊者。是也。結胸